



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
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

2020 年第四屆「寫高雄——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」

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

結案報告書

計畫案名：

浮島之南 —— 他們最初的足跡

執行人：郭昱沂

結案日期：2021 年 12 月

(結案報告僅供參考，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)

浮島之南 —— 他們最初的足跡

序、

父親在八十五歲那年身體的狀況直線式衰弱，除了心律不整的老毛病，這年他腰桿直不起來，牙也逐漸壞了，不太能夠咬食物，。

這個落差，讓我們幾度帶他進醫院檢查，是的，他大小毛病都有，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，他老了，身體機能自然而然衰弱。

約莫也是在那個時期，他開始會說些過去沒有說過，或者隱約說過，但在我聽來並不著邊際的前朝遺事。

他老是在我進家門時說：「回來了，我有話跟妳說。」

我心裡老不願意面對「現實」，我總覺得還有時間啦，今天不聽明天也可以聽，或者我以為他說的都是些不新鮮的老話，他只是希望有個人陪伴，那我寧願帶他出門去逛逛公園，或者像更早的從前，帶他去觀賞國劇，去吃湘菜館。就可惜，他連出家門走個十分鐘都會嫌累，過去那些感到興趣的事，現在一律讓他缺乏動力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嚷著，「我不行了！唉，活著難受，想死又死不了。」

我才驚覺自己得要直面現實，老父親時間不多了，他是真的想要把自己的一生都梳理清楚，畢竟兒女都已長成，姐姐弟弟各自有人生，而我比較承繼了父親文藝的那點天分，他自然希望我能繼續承繼著他的生命故事。

父親的床底下放著一個非常普通的原木箱子，長方形狀，沉重厚實，年輪已經刻畫了好幾十圈似的那般陳舊，生鏽失修的銅釦沒上鎖，曾經有過鎖嗎？竟也不確定，家人總是這樣，越近的越習以為常，不生好奇。這箱子一直就放在床底下，父親偶爾會拿出裡面的物品來溫習，至於溫習的是什麼，不論是母親或者我們幾位女子從未好奇過。

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裡，幾度進出急診室、加護病房，換到普通病房然後回到家沒幾天又得送去急診，在這樣無休止循環的磨折中，有天他提起那個木箱子，我以為是囑咐要如何處理，可他說要講事情給我聽，要我把照片拿出來。

這是我第一次自己打開那個木箱子，裡面似乎都是些沒有什麼要緊的紀念性物件，比如五十年前的副刊文章剪報本，勳章，結婚禮金簿，喜帕，軍人號碼牌，寫給爺爺奶奶的祭文，我寄給父親的信件與明信片，是的，還有一些陌生的照片，放在一個信封裡。

「陌生」不是準確的用字，父親說過一些事，可當時我認作他在話家常，絮絮叨叨的，我沒心思聽個完整，總覺日子還長，總是會再聽他說起的，日久就變得天長了。當他病重，我便帶著跟時間作戰的心情，只要他精神好些能夠說些話，我都會牢牢記下，想要努力拼湊出父親一生的面貌。

那個木箱子，彷彿紀錄了父親與伯伯們來到臺灣，在浮島之南，最初的生命足跡；他闔上了七十年，在生命即將結束之際，父女之間的長談，我查閱了若干歷史資料，一步一步尋索。才終於打開。

可是必須要說的，這只是一段口述歷史，並未做過嚴謹的歷史考據，一位八十八歲老人家在他生命的一段時光說的故事。

一張照片：父，十七歲

這張陳舊而且破損的黑白照片，或者童年或者中學時期我曾見過，但因為父親絕口不提早年的事，所以這張照片上那個十七八歲的青年，就只是模模糊糊停留在我不可靠的記憶中。

從木箱子裡找出這張照片只是一個開始，追索下去，才發現了一件事：父親竟然坐過二十三天的牢！

我的父親郭華揚是湖南醴陵人，在家受過私塾教育，進入國民學校五育兼優，功課好人緣好，長年被指派為幹部，外號就叫「班長」。1949年在醴陵高中讀書，那是個不平靖的年代，即使是平凡高中生也深切感受到時局動盪，就在風雲變色之際，他與三位同學抓著簡單行囊就往南邊跑，根本來不及通知鄉下的家裡，自己也只當是暫時避難。

一個十七歲的少年，到了教科書說裡說的「寶島」，他怎麼也不會想到，這一「跑」，竟然跑了五十年，與父母從此天涯永隔，再不得見。

這座島給了他往後七十年的時光，直到他八十八歲走完人生。

病弱的父親說起自己出生那天，洋洋得意起來，「農曆4月26酉時……下午出生的」，何以他記得這麼清楚，因為曾祖父的堂弟正好登門還40塊大洋，錢一接，父親就出生，全家族都認為這孩子是「喜星」降世，曾祖父根本視他為珍寶，異常寵愛。

「我跟妳小姑姑差九歲，跟大伯差了十九歲。」父親跟五位兄姐的年齡差距頗大，兄姊也個個都寵他，他等於是兄姐一手帶大的，「我上學都不用腳走路」大伯一路將他扛在肩膀上，捨不得他累，就這麼接送上下學。

闊別四十年之後，一大清早，大伯站在「江邊村」村口張望，火車、巴士的時間都說不準，他就站在村口一直等到下午，遠遠地，見一個人慢慢走來，大伯淚流滿面，心裡直惱恨著，當初「長得像一棵蔥、一朵花」似的幼弟已經成「老頭德性」。「看到妳大伯，我說不出話來……都不記得怎麼走到老家的房子。」

全家族等在院落，看著淚眼以對好不容易團聚的兄弟兩人，大伯母數落大伯，「也不照鏡子看看自己！弟弟還帶了女兒、一朵花回來嘛，哭什麼！」

第三次回鄉時，父親才帶著當年十九歲的我一起，遠近總有些親戚、朋友來訪，大家總有著各種好奇，問了各種問題。自然地，他跟老家的家人說起當年那一場稀稀糊糊、人云亦云的「流亡」。

原本一位同學說香港有親戚，建議大家先去投奔，結果那位同學半途偷偷折回去，根本沒跟大家說一聲，剩下三個人頓時沒了主意，但人已經在廣州，四處打聽來的消息也沒個準，就這麼跟著幾萬人一起搭乘輪船離開大陸，來到了台灣，一座他曾經在地理書上讀到過的「寶島」。

故事只到這裡，父親從未繼續講下去，即使對老家的兄姐晚輩也沒再說更多。

我所知道的只有他是一名流亡學生，來到臺灣先在高雄落腳，桃園、宜蘭都待過，之後到台北工作，所謂的「工作」也挺模糊，比如我的腦海中會浮現他被軍車送回家的畫面，他曾經說過自己在國防部負責解密碼，但學校老師要我們交家長職調查表時，他要我填「商人」，我心裡覺得奇怪，他明明不是！

直到父親生病住院，我「重新」見到了這張照片，在醫院病床前，我勇敢追索下去，跟父親聊到拍這張照片的時空背景，畢竟是他現存最早的一張照片了，他悠悠說起：「那時候長得像一朵花，十七歲啊。」

照片上身穿軍服的他，以及後來絕口不提「軍旅」的事，再加上童年一些零星印象，比如他曾經直言不喜歡蔣介石，當時才小學的我簡直嚇壞了，自己的爸爸怎麼會說「偉大先總統蔣公」的壞話，我問：「那你見過蔣公嗎？」

「怎麼沒見過，天天見到，他有什麼好看的！」

至今我還記得他一臉不屑的表情，「我看他很可憐，把整個大好河山都丟了，可憐！」比如他跟幾位老友，都是我稱之為伯伯（發音「杯杯」）的長輩，他們會在言語中諧仿浙江口音，用一個相聲段子，來說明浙江方言的滑稽，全是「do re mi fa so la si do」

「來發，藍棉線拿來！」

「什麼藍棉線？」

對話最後來發他娘念了兒子一句：「懶惰！」

「懶惰」聽起來就是五線譜中的「re do」

就在我非常想要填補父親一直迴避的那個「空缺」，父親也有意讓我知曉全部內情時，幾乎驚天動地一般，他的口中竟然會冒出「林旺」！大象林旺……怎麼會在父親的那個空缺裡？因為父親雖然意識清楚，但畢竟已經八十幾歲，記憶不清楚或者套錯時空也是有可能的，不然太奇怪了，我根本無法把國民爺爺似的林旺跟父親聯想在一起。

在我們父女過往四十幾年的相處中，完全沒有林旺的足跡，電視上報導過林旺爺爺繪畫比賽，林旺跟馬蘭相處如何，圓山動物園大陣仗搬家，馬蘭過逝林旺很傷心等等新聞，但那都是距離我們生活很遙遠的「報導」。甚或父母親帶著小孫女小孫子，我們全家人去木柵動物園玩，順道參觀了林旺紀念館，他也沒有提及過自己與林旺的淵源。

一點點感懷或者暗示都沒有！

「那些娃娃兵就喜歡找阿妹玩！」這句話我更聽不懂了，歌星張惠妹？客家人喊的「阿妹」，這都什麼意思……

更令我震驚的是，父親竟然是孫立人將軍的學生！

天知道我對「二戰軍史」一點興趣都沒有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一位在白色恐怖時期被蔣介石軟禁的將軍，過時的大人物，我對他的生平幾乎無所知曉，比對林旺的認識更淺淡。

可父親用悵惘的語氣說：「這輩子有兩個人影響我最深，一個就是孫立人。」

父親精神好的時間並不多，於是，每天我都會從木箱子翻出些什麼，帶過去，聽他講故事，他比較像是隨興的聊天，並不一定清楚解釋什麼，尤其是事情的前後邏輯、時間順序，因為缺乏對那段歷史的認知，我自己也連忙查閱一些歷史資料，也有時我在跟父親印證時，他難得笑了起來：「老嘍我，老爸爸老嘍，記不得了。」有時我會感到無奈，畢竟我希望自己聽到的都是「事實」，珍貴的口述歷史資料，但進而一想，那些刊載在史書裡面的文字，難道都是「事實」？

這世界上沒有百分之百的事實，史筆就是一種觀點，一種詮釋；我難道還需要跟父親較真？我決定把老父親當個說書人來看待，不要用自己的邏輯去為難他。我爹本來就有點愛吹牛，比如自己的智商有 148-152 之間，當年「智力測驗」進口到臺灣時，就先找過他來測試，他寫過四五種考題，智商就是在這個水準。這

根本是無法確認的事，難道我抓他去考一下智力測驗？而且天知道智力測驗何時進口到臺灣的？又怎麼會找上他？

聽父親在生命最後一段時光說書，給予我錯亂又美好的感受，好些個陌生、遙不可及的歷史，竟然牽連到與我最親的家人身上，簡直不可思議，父親埋藏這些事情幾十年，如此久、如此深，我心想扛著「秘密」不累嗎？

大耳朵伯伯

「妳記得洪伯伯？」老實說，我不大記得，他已經過世多年，而且不住在台北。

「大耳朵那個……妳最愛摸他的耳朵。」父親這麼一說我才能勾起回憶，洪伯伯長得很黑，深目高鼻，尤其一對耳朵就像彌勒佛。

小時候我非常喜歡摸耳朵，摸自己的也摸別人的，家裡來了客人我就爬到客人身上去摸耳朵，摸得對方耳朵熱熱的。洪伯伯平常住在中壢龍岡，當時我沒有少數民族的概念，父親說他其實是「阿卡人」。我還記得他喜歡吃蠶蛹，沒錯！就是我完全不敢打開也不敢看的「蠶蛹」，就是來台北就會送我們家一罐。

「老洪最愛吹牛了，他說自己是跟林旺一起來臺灣的。」

那天太陽高高映照著，天特別藍，樹特別綠，每樣景物都像塗了新油漆一般鮮豔好看。整個「新編第一軍」部隊裡充滿著節慶氣氛，即使沒有鞭炮沒有新衣新鞋，但全部的人都忙著一場為「仁安羌大捷」所召開的中外記者會。。

這件事我在書上可找到清楚記載，「西元 1945 年一月四號，林旺在世界亮相，出盡了風頭，美國『生活』、『戰地報導』雜誌的封面就是他！」

但林旺那時還不叫林旺，「老洪說起林旺，就好像說到他們家養的狗似的，跟他哥倆好！」

林旺這些非洲象原屬於緬甸政府，後來被日本人擄了去，臨時設立了一個「大象運輸縱隊」，畢竟緬北高山縱谷，山路泥濘，物資運輸困難，日本人自己管不來，還抓了兩個緬甸人幫忙照料。等大將軍一攻克日軍，緬甸人早跑得無影無蹤，在郊區的一片竹林中，遠征軍發現了十三隻大象，象背上裝備著可以坐人的椅架子，還有運輸貨物的支架以及大袋子，顯然都是經過訓練值得收編的「軍象」，就這樣，十三隻大象就被編入了他們中國軍隊的隊伍裡。

在緬甸戰場，日軍一路把仰光、同古、曼德勒等重鎮要道都給打下來，將英軍逼到了仁安羌，危急存亡之際，英緬軍總司令向孫立人將軍求援，他臨危授命

出手相援，結果竟然擊潰了日軍，取得了神奇的勝利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「仁安羌大捷」。

中國遠征軍以寡擊眾讓日本吃了敗仗，解救出七千名英國士兵、五百多名美國傳教士、各國新聞記者及婦女……。蔣中正委員長頒發給大將軍「四等雲麾勳章」，美國總統羅斯福「豐功勳章」，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則授予孫立人「英帝國司令勳章」。

這場輝煌的戰役也整個改寫了洪伯伯的命運。

我挺疑惑，不知道為什麼父親會一直記得洪伯伯跟他說的事，如此身歷其境？他真的就哼起一些歌，說是老洪教他的，也許是因為這個伯伯對父親的生命有著特殊的意義。或者記憶就是如此奇妙，久而久之，父親會不會作了「角色替換」，彷彿是自己經歷著一切。

全部隊在南坎市中心的廣場張羅布置，歡欣鼓舞哼著軍歌：「勞苦是顧常，飢咽芘與糠，臥薪何妨，膽亦能嘗，齊學勾踐王。道德要提倡，禮義廉恥四維張，誰給我們餉，百姓脂膏公家糧……」

記者會上陳列著從日軍接收的戰利品：軍車、大砲、彈藥、輕重機槍，當中最最壯觀耀眼、也最令他們人仰馬翻——十三隻大象！

管理大象可不同於管理軍人，部隊裡面沒有誰家養過大象，沒有誰跟大象從小玩在一起，雖不至群象亂舞，也足足折騰了大家一整個上午，記者會才得以順利召開。

孫將軍一身戎裝畢挺，勳章閃耀，演講時談到戰亡的同袍們，舉了三次杯將酒灑向地面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告慰在天亡靈，聞者感傷中又懷著些許安慰，畢竟是剛打了一個奇蹟般的勝仗。

父親跟洪伯伯對於第一次見到孫立人的印象倒是挺一致：「高壯英俊」

只不過洪伯伯畢竟更會形容：「就像是一尊「大神」，住在天界，神勇威武，無所不能。」大將軍站在台上說話，每一個字都鏗鏘有力，打入了大家的心坎裡，有人聞之落淚，「老洪以為自己可以回老家了。」

孫立人一雙黑亮軍靴踏著穩健的步伐巡視著一隻隻大象，不時略作停留好讓記者拍照。大家一眼就注意到了體型最小的那隻，骨架健壯，精神抖擻，皮膚發亮，一雙眼睛炯炯有神，多麼漂亮的一隻公象！

將軍走到小公象面前，伸出手友好的拍拍象腿，牠高高捲起鼻子，頑皮的想

耍弄一個招式，群眾間騷動起來，眼看大將軍的軍帽就要被掀翻了，站在第一排的「翻譯官」立刻用緬甸話喊了句：「taw-pyi, taing, lein-ma tei!」（夠了！坐下！乖）

小象乖順地放下鼻子，眼珠子溜溜打轉，隨後一個左前腿蹲下向大將軍行個屈膝禮，這可太機靈俏皮了，大將軍見狀也舉手回以軍禮，難以想像嚴肅的孫立人也有這一面，大象與大將軍竟然相互行禮，全場爆出了笑聲、一片叫好的掌聲，鎂光燈此起彼落，這是記者會上最溫馨的一幕。

「a-may」在緬甸話是「媽媽」的意思，這句話意思是：「媽媽要你乖！你乖！」

洪伯伯說他就是那位翻譯官！

而且大將軍幾次聽見小象被這麼喊著，順口就喊牠「阿妹」，小公象第一個中文名字就這麼來的。一隻公象被喊作「阿妹」，如此女性化，我聽父親這麼說，不免想到流行歌后張惠妹，自己也覺得好笑。

關於洪伯伯是翻譯官這件事，連父親也質疑，「老洪沒讀過書，怎麼可能當翻譯官！聽他吹的。」

「有人騙老洪說大將軍要見他，要升他的官給他黃金發財，把老洪嚇得！天知道……他會說緬甸語絕對不超過三十句！」

洪伯伯很煩惱，除了「a-may」（媽）「taw-pyi」（夠了）「taing」（坐下）「lein-ma tei」（乖），剩下的二十六句足夠跟大象溝通嗎？

洪伯伯從小就遊走在滇緬邊境，會講一些緬甸話很合理，但他真的是喊出那句話的人，父親笑著說：「誰知道？他說小時候到緬甸人園子裡偷香蕉，狗追出來狂吠，他鑽到樹上，見不到小偷人影，主人就喊：「taw-pyi, taing, lein-ma tei!」（夠了！坐下！乖）就這樣才記住這個句子。」

他就拼拼湊湊哄著這隻小象：「a-may……lein-ma tei! lein-ma tei!」

我心裡感到很奇怪，父親為何記得這麼清楚？

「因為我聽過老洪說過一百遍！」

「a-may」在緬甸話是「媽媽」的意思，這句話說的是：「媽媽要你乖！你乖！」

大將軍幾次聽見這麼喊著，順口就喊小象「阿妹」。

天啊，這真是歷史之謎，我到圖書館查遍了資料，完全沒有這一說，但就算是洪伯伯編的，這典故也編得太合理太有趣了。

因為父親，我跟一段近代史竟然靠得如此之近，但歷史不就是如我輩一般的普通人所經歷的點滴過程嗎？無數個人的小歷史，一步步進而譜成了一個時代的

大歷史。

父親說，「老洪他們這不跟我們一樣嘛，少年離家，隨風飄散，有家也歸不得，同病相憐的可憐蟲。」

可嘆我父親跟洪伯伯怎麼能夠知道，自己會來到一座遙遠的浮島，而那座遙遠島嶼竟然深深地牽繫著他們與百萬人的命運。

無數個人的小歷史，一步步進而譜成了一個時代的大歷史，我想這隻被喊作「阿妹」的大象當時也不知道自己在歷史上有何微妙之處，輾轉七十年過去，我再從父親口中聽說了林旺爺爺「前半生」，遙遠的當時與現下的此刻，一番勾織牽連，我感受到了歷史的厚重之感，鋪天蓋地而來，牽一髮而動全身。

仁安羌大捷的勝利滋味才嘗到沒幾天，他們隨即面臨另一個挑戰。

整個部隊都知道蔣介石的心腹杜聿明跟孫將軍意見不合，杜聿明資歷比較深又居副司令官之要位，以遠征軍的編制而言，大將軍當時只是師長，然而他在緬甸戰場的表現才剛受到全世界矚目，等於為中國添了勝利的光環，聲望自然在杜聿明之上。

英國在緬甸兵力過少，仰光之戰後就決定棄守緬甸，也由於英軍敗退撤往印度，導致中國遠征軍陷入日軍包圍，副司令官接受蔣的命令將軍隊撤回到雲南，大將軍卻不願意配合副司令穿越野人山的指示，因為那裡就是「魔鬼居住的地方」，瘴癘之區，縱橫千里，難以穿越。

那是決定命運的一刻，沒時間耽擱，大將軍幾乎一鼓作氣迅速地規劃了另條路線。天光尚未明亮，他們這支隊伍掉頭向西，大隊往印度的邊境前去。一路濃煙滾滾，坦克、裝甲車、炮車及軍部丟棄的汽車滿載著新一軍，新一軍是一群脫韁野馬，與蔣的權力中心背道而馳，同時也被軍統局認為是抗命。

大將軍主動撤離，沒出現在荒涼的野人山，早已準備妥當嚴陣以待的日軍非常疑惑，中國軍隊竟然不可思議地消失了，且消失在他們認為最不可能的那條路上。大將軍計畫從印度繞一段遠路再回到中國，這是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的奇招。

置身在雲霧迷離的印度叢林中，狀況並不比緬甸的大樹深林來得輕鬆，所以這次的敵人不是日本軍隊，而是變化莫測的大自然。

「老洪說，真的就像是快被活埋！真的，妳不知道啊，打仗的時候……妳不知道啊！」我自己在書寫的時刻，彷彿更理解父親為什麼記憶會如此「生動」？有時我也搞不清楚，究竟是自己看多了史料，還是父親真的把史料說得如此生動，

而那些經歷分明不是父親的，是他在軍隊認識一位長他十歲的同袍好友。

千鈞一髮之際，一位英國少校率隊趕來支援！他熟悉地理環境可以帶路。越過這個邊境，他們戰勝了最不可能戰勝的老天爺，其實這也得力於蔣介石的心腹杜聿明。日軍被副司令官所率領的北上大軍隊給吸引，所以他們也才能在撤退途中打垮日軍的零星阻擊。他們的裝備不但沒有損失，還收容數以千計難民和英印聯盟落隊的散兵；反觀副司令杜聿明，其所率領的軍隊遭到日本大軍圍剿，加上穿越原始叢林裝備與補給都不足，因此突圍部隊有半數以上水土不服百病叢生，在缺乏醫藥情況下便葬送在野人山中。

大將軍計畫從印度繞一段遠路再回到中國，這是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的奇招，為新一軍的命運下了一盤棋。置身在雲霧迷離的印度叢林中，感覺像被矇上眼睛一般半瞎著前進，真正敵人不是日本軍隊，而是天威難測的大自然。

「老洪很怕大家一起被活埋了！」

大將軍之功，副司令之過，並非成王敗寇，這反而鋪陳了後來的歷史，而這歷史牽動了福爾摩沙之島，更遠的是種下了日後的災禍，大將軍且不說，甚至牽連數百數千人都無法免除在外，這是歷史莫測的殘忍。

父親分析說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」，他分析孫立人不是黃埔系統出身，「人家可是風風光光在美國西點軍校受過教育，思考方式深受西方影響，把自己的兵安全帶出去才最重要。」他用原子筆在醫院的說明單上畫給我看：「東面，路被切斷；向北，野人山猛獸多，危險；唯有向西，看似最危險其實最安全。」

這些軍事歷史唬得我一愣一愣，但我天生聽不得太多槍砲、飛機、戰車，聽長了我就暈，我只喜歡撿重點來聽，反正就是洪伯伯他們安全了，成功脫離了敵軍的掌控。

父親低聲哼起新一軍的歌：「勞苦是顧常，飢咽茫與糠，臥薪何妨，膽亦能嘗，齊學勾踐王。道德要提倡，禮義廉恥四維張，誰給我們餉，百姓脂膏公家糧……」

這可不是一般通俗的流行歌，光是聽，不見得知道真正的歌詞，洪伯伯老哼，父親他們就也會唱個前半段，我可是特別去查了才知道正確的字句。

洪伯伯他們象隊則跟著托運重物的騾馬隊，只能以長途行軍的方式返國。九個月當中，足足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，路程雖然非常艱辛，黃土飛沙，碎石遍地，象腳跟人腳早被磨出血、破皮生繭，然而這種身體上的疲累，遠遠比不上之前在中南半島的槍林彈雨。

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將他們的長征指向了最後終點——日本宣布投降！八年抗戰結束！大將軍在廣州等他們，等待新一軍的所有弟兄一起光榮受降。

十三隻大象在途中因為「特殊事故」死亡六隻，另外七隻當中的四隻被送到北京、天津、漢口、長沙動物園；洪伯伯則被分配帶著阿沛阿蘭跟阿妹留在廣州白雲山。在廣州受降典禮之前，大將軍忙著設計新一軍的紀念塔，這三隻大象被找去幫忙搬運石頭、建材，跟著幾千名日本戰俘一起修建「新一軍陣亡將士公墓」，為故去的戰友們出力。

牠們同時也成為廣州公園的馬戲團表演明星，這三隻從緬甸來的大象名氣那可是響噹噹！每天聽從指揮「前進、後退、左右轉、趴下、舉腳敬禮」，半小時後再「前進、後退、左右轉、趴下、舉腳敬禮」，三隻象整齊劃一已經培養出團隊默契，只要有大象表演的節目票房幾乎滿座，好些從未看過大象的民眾前來熱情捧場，三象幫部隊賺了些軍餉外快，少不了得替牠們加餐飯，批幾大筐香蕉、鳳梨。

「老洪說早知道在臺灣過得不痛快，還不如在廣州經營馬戲團！」

孫立人為印緬之戰陣亡將士所建的「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陣亡將士紀念塔」，由他親自設計，四個擎天大柱，軍徽上那隻鷹振翅高飛著，大將軍朗聲唸誦著自己親撰的碑文：

「方民三十一年春，倭虜長驅寇緬，我軍奉令西上，旌旗所指，劍氣浮空，首破敵三十三師團于仁安羌，解英軍第一師全部之圍。夏四月，複掃餘氛，間道入印。於是練師旅，整軍騎，習湖沼戎機，教森林戰術，揚我國威，嚴我軍律，使異邦之民，鼓舞騰歡。明年春，我駐印軍整訓事罷，帥師東討，出野人山，焚荊驅獸，涉河，越險。再戰敵於緬境，一鼓而下於邦，再克孟陽，三捷太柏，複轉而南，星馳百餘裡，破敵十八師團主力于瓦魯班，取孟關，底定胡康盆地。三十三年夏四月，突破孟北鎖鑰堅布班天險，奪瓦關要隘，掃蕩苦蠻山，平孟拱河谷；五月渡南高江，進窺孟拱，策應密城戰事。……余忝長軍寄，於奏凱歸來，招魂隨旆，同返中原，永享春秋，長安寃寃。墓工始於三十四年x月x日落成於翌年x月x日，追憶患難之情，思英靈而何極，悠悠天地，可與垂願。銘曰：“叢爾島夷，入寇鄰邦；我軍銜命，長征遐荒。同心一德，撻伐用張；備曆艱險，收復緬疆。浩然正氣，聲威遠揚；大哉成仁，萬古流芳。黃花崗畔，白雲山陽，義勇忠誠，八極永彰。”

—— 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孫立人敬撰」

「老洪那個大老粗怎麼聽得懂？大象哭，他也跟著哭。」

象群中的阿妹騷動不安，兩邊耳朵搥起一陣風，高高將鼻子舉起，嗚咽起來，啼聲動天，聽者感傷，大將軍拍拍阿妹，部隊兄弟都說牠是一隻重感情有靈性的動物。「唉……老洪跟著成千上萬的兄弟長途跋涉，途中死傷無數，到了廣州還能還幸運活下來，……大家都為死去的戰友而哭。」

大象渡海

一年後國共內戰硝煙遍地，戰事吃緊，當初與大將軍不合副司令杜聿明依然位高權重，然而大將軍也依然攻無不克，硬是比蔣介石的心腹更能防能守，兩人的「心結」緬印戰場開始一路對峙到中國戰場，杜聿明痛斥孫立人違反軍令，但明擺著的優劣成敗又令蔣介石無法怠慢孫立人。

孫立人於是被調離東北，蔣介石命他出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訓練司令官，臨危授命的他在南京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，專門負責訓練國防新兵。隨後蔣介石選擇了台灣鳳山當作訓練的重要基地，大將軍便從新一軍調度了幾百名緬甸作戰時期的幹部一同渡海，他的戰友同時也是「幸運物」的阿妹也隨著將軍來台，為了不讓阿妹形單影隻，女伴「阿沛」自然一起隨行。

歷史巨浪裡，任誰不過是投在水中的一顆小石子，激不起史冊中哪怕只是一丁點小漣漪，然而這隻大象跟孫將軍之間卻又是多麼殊異的緣分。

珠江水緩緩運載著巨大的海基輪離開，切割了大陸，寄託著亂世人們一份希望，有時候「未知」反而讓人生出勇氣，即使是渺茫而不可靠的，至少可以暫時避難，已經是亂世中的萬幸。

洪伯伯就在這艘船上，他曾經非常生動的描述過這段「輪船歷險記」，只不過歷險的是大象。他們聽從醫官的建議，以食鹽水加入鎮定劑出發前先讓阿妹跟阿沛喝下，用鐵鍊將牠們的後腿拴在船礎上，免得重心不穩壓到乘客。所有人都對兩隻大象感到好奇，不管是一千多名新軍學生，或者上百成千的老百姓，這分好奇或許轉移了些許離別的感傷，畢竟前往的是一座陌生的島嶼，一場前途未定的航行。

起初還好，航行很平緩，大家也努力適應著海上的感覺，身體隨著海浪搖搖晃晃。不過當輪船經過南海時，突然一陣滔天巨浪，船身一波一波劇烈搖擺，很多乘客開始暈眩嘔吐，哀聲嚎叫此起彼落，就像是一顆炸彈隨時要從海底炸開來，

又像地震正在倒數計時，晃得人腳跟不著地，別說是今天吃的，連同昨天前天的食物全部自胃裡翻上來。

好一陣強風自海面颳起，事先準備給兩隻象的香蕉、青草飼料忽然全都被吹飛到海裡，這還不打緊，阿沛不諳水性嚴重暈船，雙腳用力拉扯鐵鍊，往四周亂衝亂撞，趾甲滲出了一些血，這樣一來牠就更緊張害怕，一直向後縮向後縮，最後就半倒跌坐著，震得船隻搖晃起來。阿妹見女伴如此，憤怒到不行，一股火冒上來，直接把準備給人吃的蔬果糧食掀翻了，大家無法阻止，因為沒有誰敢靠近牠，官兵們都知道牠在抗議，畢竟不習慣海上顛簸，洪伯伯只好出馬順著象鼻輕輕撫著牠。

「那林旺爺爺就不鬧了嗎？」

父親笑言：「老洪說他會巫術，從小跟阿卡的巫婆學的，他幫大象點穴了……絕對是吹的！」

煎熬了三天兩夜並不平靖的航程之後，大輪船終於抵達台灣，所有人簡直歡欣鼓舞！

洪伯伯回頭一看，阿妹在太陽底下晾著他的象皮，一臉滿足，根本就把自己「造反」的事推得一乾二淨。一群年輕軍人圍著笑牠：「看見太陽你就開心了等下別搗蛋，這裡有好多很多香蕉可以吃！」

阿妹跟阿沛被海基輪運送到高雄港，再由軍用卡車載到了鳳山站，費了一番折騰，洪伯伯跟幾位同袍才牽著牠們走到了「灣子頭」營區，將兩隻大象安置在陸訓部的營房內。

大家實在太過疲累，洪伯伯跟同伴直接在營房內的草堆就睡了過去，本來以為下個班次的人會來叫他們，不過根本一陣混亂，報到時少了兩隻大象不打緊，但少了幾位士兵……大家一陣緊張，據說根本叫不醒他們，又擔心萬一驚動了大象會更麻煩，只好任由洪伯伯在草堆裡違抗軍令，呼呼大睡度過抵台的第一天。

第二天清早洪伯伯跟幾位弟兄才開始布置象舍，讓阿妹跟阿沛在台灣有了像樣的新家。所謂象舍不過是一片臨時搭建的矮籬笆，但青草、樹葉、稻草、黃豆、豆餅已經堆得有半個人高，阿沛到了新環境有些怕生，阿妹卻立馬躲在食物堆裡貪吃，發出ㄆㄆ嗦嗦的聲音，有人站在面前欣賞牠的吃相，牠就微微揚起象鼻，邀約人家也一起享用。

「老洪說大象很長情，你對牠有一絲絲好，牠便會記得那一絲絲好，雖然老洪抱怨阿妹脾氣有時又臭又硬。」

相隔一年多，1949年，父親跟兩位同學也在一艘渡海來台的大船上，也許因為只是高中生，從未搭過輪船的他們，更多是緊張與新鮮的雀躍，可才輪船才開了半天，他們便開始輪流嘔吐，一位圓胖的同學安慰著父親：「我們就當是醴陵中學的體育課，這樣想就沒事了。」

這位開朗的同學就是謝伯伯，人長得很喜氣，個性開朗海派。

「老謝在學校就體育好，扶著我進入船艙裡面休息」

裡面擁擠得分不清誰是誰，鼾息聲與磨牙聲此起彼落，空氣中飄浮著令人掩鼻的酸霉味，錯雜著海水的鹹腥味。謝伯伯好不容易找到一處靠著窗邊的角落，為父親騰出位置來歇息，空間不夠另為同學只好坐著。「我癢起來，都不好意思抓，有個媽媽抱著兩個女兒就擠在旁邊。」

父親只感覺到，行到黑夜深處，見不著光，浮沈中不知哪一刻就要被推往深處，更黑，更黯，也許整艘船就要被海給淹沒了，他甚至後悔不該擅自逃跑，當時的一念，造成現在的危急存亡，可戰爭時期，死活病痛，根本說不準，各人自求多福罷了。

「我睡著了，老謝聽見我說夢話，說的是我們那邊湘東的土話，好像在罵人……他就笑了。」

在那個亂世逃生的當下，「笑」是個輕微的用字，應該更近於苦笑吧。

除了人擠人爭先逃難的輪船啟航場面，父親還親眼見到一個小孩子被丟進海裡。那孩子得了傳染病奄奄一息，等不到最後一口氣送往台灣的醫院，加上大家對於傳染病的恐懼，幾乎釀成了群體抗議，就襁褓一裹撲通被丟落海，再無聲無息。

「前一晚還聽到老婆婆哼著歌哄他睡覺，人命就這麼不值錢。」

人群中已經悉悉簌簌的有所動靜，口耳相傳快靠岸了。父親和同學爬到甲板上來透口氣，吹吹海風，總好過塞在暗不見天日的船艙裡，即使沒有說開，在彼此對望中，都感覺到能夠活下來的美好，破曉之光即將揭開那座島嶼容顏。

輪船一片藍色海洋圍繞著，晴朗高空，熾烈陽光，眼前綠山碧岩滿是一片芳草野地，眼前真是一座無比美麗的島嶼！

「太久了，七十年了，我都還記得……天空好藍好藍！」

船一靠岸，雙腳結結實實踏在這塊土地上，似乎就避開了大陸的喧囂戰火，三個高中生竟然有興致開起玩笑：「班長，你寫一篇寶島遊記，我們兩個可以作證，一切屬實！」

父親一直是個書呆子，這下也有了遠足的心情，對一切感到新鮮有趣，十七歲畢竟是個花樣的年華，原不該承載著過於沉重的災難。然而三個高中生來到人生地不熟的臺灣，一個誰也不認識，眼前能有什麼生存之道？一時之間也不可能進學校復讀，就任由國民黨軍隊安排，至少在軍校把高中學位拿到，之後再作盤算。他們三個就被安排到鳳山的陸軍營區接受軍事訓練。

晴空朗朗，大海藍藍，曲折蜿蜒的海岸線，父親的生活幾乎都是與高雄連結在一起，南台灣沒有冬天，四季不分明，一整年都是溫暖而潮濕的。對於經歷過逃難與渡海的他來說，距離感覺變得很小很小，到哪裡都可以搭火車，四通八達的，最長的车程也不過五六個小時。

他最喜歡南部的很親切，迎面走來就問說：「哩厚」「吃飽沒？」跟湖南老家的氣氛很相似，家家戶戶誰都認識誰，誰都會被邀請去吃飯。

相隔千萬里，台灣竟然給予了他一個「家」的感覺。

許多台灣青年衝著「常勝大將軍」的盛名都願意投入救國行列，蔣介石口號喊得好聽：「要在台灣訓練出世界第一等軍隊！」漂亮話說得容易，然而鳳山的灣仔頭營區其實很克難，一片荒涼紅土，滿是青草爛泥，蚱蜢跳蚤滿地到處飛，晚上帳棚一搭就是睡房，睡房旁邊太陽一出官兵開始了養豬種菜的一天。

高雄天氣炎熱，他們常是打赤膊一條紅短褲戴著斗笠就在訓練刺槍術，遠遠的看起來就像是一群鄉下農民在操練，不過聲勢驚人，吼聲動天，特別是孫將軍親自示範時，他對於每個細節與動作都會要求，不容許一絲馬虎。

這營區最特別的是招收「娃娃兵」，大的不過十五、六，最小的祇有六歲，多半都是些流離失所無依無靠的孩子。大將軍有令，年齡再小的還是吃糧拿餉，一律列入有正式編制的軍人，就是說一律都接受成為陸軍的一員。

論資歷，洪伯伯在裡面都算是「老兵」了，除了照顧兩隻大象，他也幫忙照顧娃娃兵，「畢竟都是孩子，難免會哭鬧想家想爹娘，我連大象都可以照顧好了，更何況是逗小孩子開心。」

父親跟兩位同學也會幫忙一起照顧娃娃兵，畢竟是小朋友，一定會哭鬧想家想爹娘。老洪跟父親他們就是這樣結識的。娃娃兵臉上的笑容，總會令父親想起自己的快樂童年；一別快一年，他朝思暮想的江邊村老家可還無恙，何時才能回家？這樣一想，才發覺自己已經很久沒有做那個回家的夢，可能是已經習慣了高雄營區的生活。

那些「娃娃兵」特別喜歡找大象玩，大概每個娃娃兵都玩過象鼻盪鞦韆，每

個孩子都搶著餵青草給阿妹阿沛，這幾乎是他們營區最普遍的娛樂活動了。其實來到鳳山，不比之前的血汗戰場，沒有什麼繁忙「業務」，頂多運點輕支架、長木頭，不比之前的黃沙戰場，比在馬戲團表演還輕鬆哩。大象悠閒快樂了許多，阿沛不再膽小害怕，阿妹也沒那麼容易動怒。

如果排除掉大環境克難的種種，以及蔣介石終於整個也退守到台灣……，有那麼一時半會兒，懶洋洋午后，阿妹躺在一排隨風款擺的棕櫚樹下，嘴裡咬著一顆最愛的芭樂，綠色薄皮散發著清香，裡面白色內心軟甜軟甜，咬起來特別帶著爽勁。營區有時就像一座大型樂園，阿妹跟阿沛是主要遊樂設備，洪伯伯跟兩位伙伴擔任管理員，守護著娃娃兵在裡面遊耍，就像一座海島天堂，營區像座大型樂園。

父親喜歡把棉被、汗衫晒在太陽下，曬過太陽可好聞了，沒半天就會曬出一股香氣，很像都是新裁製的，老遠他就聞得到。這個習慣倒是沿用了數十年，家裡的棉被一律得搬到頂樓見太陽，曬個大半天，直到被芯裡面都被太陽穿透了，父親才會搬下來，摸摸棉被們喊「舒服」。即使後來我姐買了大型烘乾機，父親還是說用不慣、不好用，

高雄幾乎長年太陽高照，老洪說想剪頭髮，父親記得有個弟兄家裡就是開理髮院的，當天就借了摩托車載老洪過去。

老洪跟老闆娘以台語夾雜著國語溝通自己想要的髮型，父親在旁邊的長椅上等待，看見鏡子裡的自己覺得難為情，髒糊糊滿身汗不打緊，因為自己變了，他有些不認識自己，原來的圓臉變得瘦長，似乎一下就變成「大人」了，這麼一想就不好意思坐在鏡子照得到的位子上。他起身出去晃晃，很快就被一個畫報攤子吸引過去，他最愛看漫畫，一格一格的圖，總令他發笑。

等父親回到理髮廳，嚇了一跳，他以為老洪會剪一頭俐落短髮，但他竟然把頭髮燙了起來，顯得一蓬一蓬好似雲朵。阿卡人原本長得都是深目高鼻，皮膚黝黑，休假時他學著台灣公子的打扮，也會穿起鮮豔的花襯衫，覺得自己就像電影畫報上的明星，這樣一來就顯得滑稽好笑。

追問之下，洪伯伯才說那家理髮院的臺灣小姐很漂亮，燙頭髮可以跟她多聊一些，結果回到部隊，「老謝幫老洪把雲朵頭髮全部剃掉，光溜溜的像個和尚，我們笑了三天！」

胖胖的謝伯伯最喜歡吃，幾乎無所不吃，尤其是前所未見的食物，常常豎起耳朵等待著營區外面的聲響，歐吉桑騎著腳踏車經過用台語喊「賣冰棒！賣冰

棒！」腳踏車後座繫著一個小木箱，蒸氣騰騰的，感覺有什麼是剛出爐熱騰騰的，其實拿到手上卻冰得很。謝伯伯最愛芋頭冰棒，一口氣可以吃五根，因為在湖南，從來沒吃過芋頭口味的冰棒！

父親講到此，自己喊了聲：「藕啊冰！」

時過境遷，人事遞嬗，哪想得到芋頭後來變成「外省人」的代稱，不知道天上的謝伯伯是否也會心一笑。

父親自己很愛吃水果，讚嘆著臺灣真是水果的天堂，第一次吃到芭樂，綠色的薄皮散發著清香，裡面白色內心軟甜軟甜，咬起來特別帶勁，餓了吃也抵飽。他聽臺灣人喊這水果「巴辣」，聽起來很逗趣，更覺得這是一個會逗人開心讓人喜愛的水果。

「我現在咬不動了，只能放軟了給我吃，但脆的比較香比較好吃。」

因緣際會前後來到臺灣，即使跟洪伯伯差了不少十歲，父親他們跟「老洪」依然結為莫逆，畢竟大家來自千里之外，有緣在高雄成為軍隊的同袍，在成日灰撲撲的當兵生活裡，彼此成為彼此的笑料與助手。

謝伯伯開朗又沒個心機，像一顆小太陽，總讓大家感受到溫暖，還有一位張伯伯，臉型方正，有雙單眼皮眼睛，稍稍吊上去，像畫片裡的古人，話不多，個性比較拘謹。

大家公認「班長」-我父親肚子裡最有墨水，講話有條理，能夠深思熟慮，擔任意見領袖。軍隊裡面多的是扯開喉嚨鬼叫鬼嚷的大老粗，什麼粗爛髒話都有，他們學到台語方言都是從髒話開始，所以特別顯出父親的禮貌文氣。

「老洪能扯，什麼都能扯，也不知道他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，不過他這個人有意思。」

他們一群人跑到高雄市區一家巴洛克裝潢特色的咖啡館，點了咖啡來喝，張伯伯看見黑糊糊的飲料不知是什麼，喝了一口，又苦又酸，拒絕喝第二口，洪伯伯立刻往他杯裡倒「戰地仙水」。

「戰地仙水？」

「……就是奶精。」

洪伯伯說當初在緬甸戰場，樹根、樹皮、樹葉都吃，他還負責爬到樹上採集一些野生果子，有毒沒毒也常是他說了算，因為他從小在寨子裡長大，阿卡寨多窮哪，甚麼物資都能利用到最徹底，所以路上撿到的鷹翅、豬趾頭、牛牙床、鼠尾巴、蟬蛹窩，他都可以炒出一盤熱騰騰、香辣辣的大雜燴。

他在戰場最喜歡的食物是「牛奶罐頭」(奶精)，當初是洋人送的補給品，濃稠又極甜，特殊牛奶香氣更是撲鼻，對著水喝，對他簡直是最美味的「仙水」，他會一直反覆泡水，泡到罐頭裡連一滴牛奶渣都不剩。

這四位莫逆最敬服的就是孫立人將軍。

洪伯伯說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「常勝大將軍」有頭有臉站在他面前時，就好比見到阿卡人說的「大神」，他個子矮站在隊伍前面，望著身高超過一八〇公分的孫立人將軍覺得特別高挺、特別漂亮，他的眼睛就像阿卡人的「神梟」一樣炯炯有神，他的軍靴黑得發亮，踢正步兩腳碰在一起那個響亮啊！。

來台之後，五十歲的大將軍頭髮雖然有些灰白，但一張臉顯得年輕朝氣，氣色紅潤，卡其色軍裝之下的體魄依然強健挺拔，除了得到老兵新兵大兵小兵的軍心一致擁護以外，有時還會聽到來探視子弟的親友們讚美他「緣投」，講話聲音好聽，舉止很有禮數，不像他們印象中的外省軍人，倒像是有學問的讀書人。除非是送米糧水果一類給全體官兵，大將軍一律敬謝百姓送的各式禮物。

營區內次受矚目的自然是「阿妹」，他可是具備國際知名度的明星，外國政要、記者來訪，也是指派這位緬戰「幸運物」去當模特兒。報章雜誌上的明星真實出現在眼前，大家可感興趣了，大將軍跟牠在緬印戰場上的經歷變成了傳奇。洪伯伯一聲號令，他就會乖乖伏下身軀合照，做一個稱職的國民外交，然後獲賞一籃水果。

大將軍訓練軍隊很嚴謹紮實，一絲不苟，「就像是我以前在學校做數學算式，一點錯都不能犯。」他永遠親身示範，以身作則，沒有絲毫官架子。不管是洪伯伯那群經歷過緬印戰場的士兵，或者我父親這類半路被抓來的「書生兵」，或者新徵收的台灣兵，或者流離失所的娃娃兵，他都一視同仁，不對誰護短護長，不准誰輕易懈怠。

父親他們見過孫將軍脫去靴子裡面還穿著綁腿，他一圈圈把綁帶拿掉，再俐落捲成筒狀，我問：「將軍穿得住？台灣這麼熱！」父親笑說：「孫立人說軍人要能吃苦，不怕冷，不怕熱，這是最基本的條件。」

蔣總統來台之後，大將軍日益被倚重，除了在高雄訓練軍隊，還要到台北開會、外島巡視指揮、面見那些絡繹不絕的外國使節政要、接受記者採訪，南北奔波，忙碌異常，大將軍從不喊累，他在部隊的學生們都知道，大將軍根本不怕忙不怕累，最煩是要應付「總統一家人」。

孫立人用安徽話揶揄：「儼戲家家有，一家更比一家醜。」暗罵那些貪污、

貪權、貪生怕死之輩。大將軍居於一人之下，那個「一人」身邊卻圍繞著他所不恥的對象，早在從前便是如此，要不也不會丟掉大陸山河。

「都什麼時候了，舊習不改！一班亡國之臣，苦的都是老百姓！」大將軍的硬脾氣，底下的學生當然清楚。

從北到南，其實軍界早暗自流傳著一個說法：「當一個將領，他能打仗又得民心，就是君主除掉他的時候。」蔣總統對孫立人懷有戒心，蔣的幾位親近部下早就與孫不合，當蔣經國接任情報局，情勢對大將軍更不利，可以說數年來大將軍與蔣家勢力一直維持著並不安穩的平衡，搖搖晃晃，似乎隨時就會翻倒。

大家在南部聽到從台北傳來不利於大將軍的雜音，再加上美國人表現出對於大將軍的器重，甚至專門來台灣找他商量要事，美國可說是中華民國最有利的盟友，一旦美國人在台灣扶植另外一個勢力……，這絕對讓蔣介石戒慎恐懼難以高枕無憂。

這一類「雜音」讓南部營區的學生們非常不安，比較高階的幕僚嘗試過婉言相勸，好的歹的都分析一遍，然而孫將軍聽不進去，或許他太自信，國難當頭，他不相信有人會把個人權力競逐看得比國家興亡還重要，只要他坦蕩蕩，仰不愧天，俯不愧人，不去行任何不義之舉，縱然是高居領導地位的蔣總統又奈他何。

父親引用這句話：「功高震主者身危，名滿天下者不賞」。

「但孫立人就是太正直又太自信了，他那時候就應該把蔣給推翻，蔣介石根本就不行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如果是孫立人當總統，歷史早就改寫了。」

幾天之後，情治單位開始積極逮人，凡跟孫立人有關的親友、故舊、同袍、戰友、部屬一律不放過，許多人跟父親一樣都受到牽連，死的死，關的關，更有些從此下落不明。他們罪名一律是「通敵叛變，洩漏機密」，所謂的「敵」究竟是誰？

當大家陸陸續續被帶走時，父親他們早有心理準備，知道遲早輪到自己。

歷史巨浪裡，誰都不過是投在水中的一顆小石子，入不得誰眼，進不了史冊，然而漣漪一圈一圈的往外擴大，又與別人一圈一圈擴大的漣漪交錯搭疊在一起，竟然可以勾織出一樁「陰謀」，猶如漩渦一般將自己的人生捲進去再往下拉，死命拉沈，沈到底也由不得自己，那便是籠罩在白色恐怖下所謂的命運吧。

不過當蔣介石公子也就是情治系統頭子蔣經國，派出鷹爪抓父親去訊問時，他還是有些懵了，畢竟他實在不算什麼角色，只得老老實實交代自己的工作內容，生活裡沒接觸到什麼鷹爪所謂的可疑份子，生活範圍再單純不過怎麼可能犯

法！……跟外敵串通？與匪私通？圖謀造反？這一切對父親來說有如天方夜譚。

保安司令部的人拿出「證據」——大將軍有寫日記的習慣，白紙黑字寫著：
「郭華揚 湘 32 中 學優智卓」紙上的這幾個字，頓時他心裡感到一股溫暖，原來這是大將軍對他的評價：學——優——智——卓，可難道日記上的評價就等於他「通敵叛變」？

保安司令部問過，情報局問過，桃園感訓所問過，他不厭其煩一遍一遍清楚交代了他的工作內容，他見過誰，他跟誰說過話，沒有更多沒有更少，因為事實如此；然後又一遍一遍否認了他沒做過的事，沒說過的話，沒見過的人，沒有更多沒有更少，然而在「蔣公子」鷹爪面前一切只是徒勞。

當然徒勞！一切無非是蔣家父子要扳倒大將軍，害怕一旦得到美國的支持，大將軍就會取代蔣家政權，哪裡需要什麼證據？屁都不需要！就跟戰爭一樣，死亡根本不需要理由。

當年的父親如何能想到這個再明白不過的真相？畢竟只是二十出頭準備要插班考大學的大孩子，他說自己就像一隻追著自己尾巴的狗，繞不出來，咬得自己疼，完全不能理解的憤恨。

「洪伯伯呢？」

洪伯伯關了兩年就放出來，沒幾年他就搬到中壢龍岡住，賣起米干米線。

「比較慘的是老張。」

張伯伯被抓去問時，反手抽出一截刀片，將利刃面轉朝內，往自己手腕硬生生割了一刀，大家還來不及反應，他很快又堅決地劃下第二刀，這第二刀讓他吼了出聲，血蓋滿了他整隻手，也一併染紅了他的衣襟、褲管、布鞋。

後來，張伯伯後來就精神耗弱，不大認得人，身體沒有被關，不過心靈已經被摧殘，兩三年之後，父親就完全沒有他的消息了。

一張喜帖

這是一張發黃的喜帖，上面的名字我完全沒有印象。

父親在病中說起，最後一位跟他在浮島之南，一起當過孫立人學生的老同學，那位開朗喜氣的謝伯伯，後來發生的事。

在我小學時，有一回父親帶著我跟弟弟到中和圓通寺，等爬到了山上，要我們就在大雄寶殿前面等候，小孩子哪會乖乖聽話，我們自己就跑去套圈圈、買棉花糖，弟弟跟人打陀螺，我閒著無聊就瞎晃亂走。晃到了一處荒地，遠遠的看見

父親奮力揮著小鏟刀，在一個土坡上除草，我很開心的趕緊跑過去，但一靠近卻發現到處都是墓碑……，因為太害怕了，不敢揭曉這個恐怖秘密似的，趕緊又轉身跑回寺廟。

父親是隻身來台的流亡學生，清明節自然與我們家無關，因為無墓可掃。

至於父親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？出於一種逃避又恐懼的心理，我從來沒有勇氣開口詢問。一直到很多年後，收到一張喜帖，父親才說起這段往事。

謝伯伯黝黑壯實，人很爽朗，特別好相處，三十歲了還沒娶媳婦，成天嘮叨：「嘛了個巴子！俺被老蔣騙了！」

「老謝被介紹去相親，沒多久就說要結婚了。」父親笑說全連都很訝異，怎麼會有唸過大學、人很秀氣的台灣姑娘要嫁給他一個外省兵啊！木箱子裡有張照片就是這個喜宴的場合，一個紅紅火火的「囍」字高掛，幾桌酒席，清俊的父親站在謝伯伯旁邊，有點七爺八爺的趣味。

只要稍微相處，就會發現謝伯伯的太太怪怪的，反應與常人不同，「但也不至於傻里傻氣吃樹葉」。接連生下三個孩子，祇靠謝伯伯一份管制官的薪水，實在負擔得挺吃力。大兒子、二女兒很正常，但最小的女兒明顯智能有障礙，快三歲都還不會說話，「老謝特別疼她，總說：『我的女兒我自己養還會有問題！』」

謝伯伯的堂哥介紹他去當廚師，薪水比較優厚，他們就搬到台中去。謝伯伯工作很忙碌，家裡非常髒亂，東西亂丟一通，最主要的問題是太太會鬧失蹤，常常不見個一兩天，小孩子沒人照顧，堂哥跟太太不可能一直幫忙看著。

他們一家五口不久又搬回中和，父親有空就會提些肉乾肉鬆去探望，跟長子小龍特別投緣，「那孩子很懂事，上學、做功課從來不教人操心」。小龍帶妹妹出門前，自己會拿把梳子幫兩個妹妹梳頭，編兩條辮子，拿塊抹布幫她們擦乾淨鞋子，就怕外面鄰居笑話他們家。

謝伯伯好一陣子跟父親抱怨吃不下飯，父親瞧他氣色不佳，四肢消瘦，肚子反而堆得跟座小山似的，建議他去檢查一下，果然三軍總醫院檢查結果是得到肝病。父親連忙四處打聽，之後帶老謝去找一位肝病權威的醫生，當天就讓老謝住進醫院了。

醫生跟父親直說：「就一百天。」

父親當下沒告訴老謝，因為老謝前一天跟他描述做了個夢：「嘩啦啦！嘩啦啦！肚子的水全都流光光！肚子一消，我就好了，湖南老家還專門來了人幫我放鞭炮。」

老謝走的時候，父親幫忙處理後事，因為就近方便，就葬在圓通寺的那片軍人公墓。孫太太被送回娘家，娘家人表示養不起三個外孫，堂哥自己也有家庭負擔，但剛好沒生女孩，就領養了二女兒帶到台中去；小女兒智能不足，堂哥只好將她送到療養院。至於才七歲的小龍，在父親建議下，被送到高雄的陸軍育幼院，至少可以讓他免費接受教育。

妻兒四散各處，清明節前後，父親就會到謝伯伯墳上除草，燒點紙錢給他，跟老朋友聊聊近況。「老謝還是滿意這些安排的，要不然怎麼沒託夢給我？他那個大老粗，一有意見就會扯開嗓門大聲嚷嚷，現在想起來，那個樣子還是很有活力。」

小龍念國中時，父親到高雄鳳山去看過他，老師說他資質好，果然一路順順當當就念上去了，直接保送陸軍官校，後來又去拿個陸軍參謀指揮學校的文憑。小龍心存感念，結婚時不僅寄了喜帖，還親自打電話邀請郭叔叔。

那個墓地鋤草的恐怖畫面，原來藏著這個溫馨故事，照片中的父親滿臉通紅，應該是在幫新郎擋酒，可他自己根本不勝酒力，希望小龍結婚時，年歲已大的他沒有再擔此重任。

我問父親那年再度回到鳳山是否百感交集？

「沒有！」

「沒有嗎？」

「沒有吧，我去看小龍沒想什麼，就想著這孩子很有出息，老謝可以安心。」

「只是這樣嗎？」

「太久了，我也忘了回去鳳山在想什麼。」

我忍不住進一步詢問，「媽媽的二姐嫁到鳳山，我們小時候暑假會去玩，你都沒來接過我們。」

「素惠（我二姨媽）的先生金寶三嘛（我二姨媽的先生）他死得早，我不要去，去了傷心。」

「但你後來去看小龍就不傷心？」

「唉……很多事情都不要去想，想了就難受……我都快忘記了，只要一想，就好像昨天才發生……一下子我就八十八歲了。」

父親木箱子裡的東西，都是些在現實中沒什麼緊要的物品，可我一件都沒能

丟，它們勾織了父親的一生，作為他的女兒，珍惜且寶貴著。

結語

當父親抵達了他在台灣的第一個落腳地：高雄港，為了生存，只得任由國民黨軍隊安排，隨即被安排到鳳山的陸軍營區接受軍事訓練。

在他的記憶中，營區內最受矚目的是一隻叫做「阿妹」的大象，年輕漂亮又活潑健壯，「娃娃兵」還會坐在象鼻上玩耍。「阿妹」的來歷可不小，牠原本是隻緬甸象，被日軍擄了去當挑伕，「仁安羌大捷」之後，被戰勝的孫立人將軍帶到廣州，又因緣際會的來到了台灣。

治軍嚴謹以外，對於幾個跟我父親一樣的少年來說，孫立人更是漂亮英挺的傳奇大將軍，在一次演習過後，孫將軍在私人筆記裡面記錄了十八位學生，父親的部分：「郭華揚 湘 32 中 學優智卓」單純記下了他的姓名籍貫年齡教育程度與評語。

1955 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「孫立人兵變案」，情治單位積極逮人，凡跟孫將軍有關的親友、故舊、同袍、戰友、部屬一律不放過，父親因此被牽連下獄。

「孫案」過後，數百人死的死，關的關，更有些人從此下落不明，罪名一律是「通敵叛變，洩漏機密」，試問所謂的「敵」究竟是誰？在白色恐怖時期，要求一個合理的答案那可能是通天的笑話。

父親由於根本在權力中心的極端外圍，在威逼利誘也問不出什麼，於是非常幸運的，他僅坐了二十三的牢獄便被釋放。然而這件事造成了他內心的黑洞，對於自己所經歷過的種種，彷彿放了一把火一般，全部在他心裡燒光光，他再也絕口不提。

我母親是彰化員林人，她的二姐嫁到鳳山，每年暑假我跟表哥表姊妹都會去玩。最記得二姨媽帶我們去海邊，日光熒熒，天空湛藍到似要透過去，幾絲白雲幾乎也將滲進那藍色背景裡，勁風吹來，海邊的浪花連成起伏稜線，海潮聲無歇無止，我們一群小孩子瘋狂在沙灘上嬉鬧。

童年與鳳山最初的相遇，已經二十幾年過去，我才得知那片海之於父親的生命意義，我兒時踩踏的足跡原來承載過這麼一段沉重的歷史。

但父親在我的印象裡從不近水，也沒提過「鳳山」兩個字，他從來沒南下鳳山來接我們回台北。他只說自己從前是班長、模範生，「體陵」最會讀書的男孩

子，不過後來的人生，泡在軍隊就「學壞」了，成天玩樂，什麼賭博遊戲都會，戀愛也胡談換談了幾回……

於今想來，孫案之後，父親對一切感到灰心，萬事皆消，徹底要埋葬往事，同時也埋葬了自己一半的人生，他不再相信還能夠有什麼美好的未來。

另一方面，孫案造成他心理極深的恐懼，誰知道會不會改朝換代又來個翻天覆地，他不希望妻兒知道這件事，離得越遠越好，不知道彷彿就安全了，萬一哪天民主被推翻，我們也不會受到波及。

「阿妹」從鳳山退役之後，就被送到台北圓山動物園，改了一個非常具有台灣味的名字：林旺！大家都稱呼他林旺爺爺，大多數臺灣人應該都跟我一樣，以為林旺一直就叫林旺，還是隻土生土長的大象。誰知道，林旺不僅換過名字，還擁有比普通人還要絢爛而且傳奇的一生，牠所經歷過的時代壯闊又蒼涼，無可複製，更不應該被遺忘。

林旺是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共同記憶，即使不清楚牠在戰場上輝煌的過去，也一定對這位動物園裡的超級巨星留有印象。然而許多人已經遺忘了他與台灣這塊土地最早的聯繫正是在高雄。

這樁改寫了台灣歷史的白色恐怖事件，也等於是高雄的一頁歷史。

我無法想像東西征討馳騁沙場的一代大將軍，如何度過苦澀又漫無邊際的長夜，蔣為他特製了一座監牢，沒有從天花板焊到地板的鐵欄杆，卻比一般牢房還要堅固。大將軍住房四周，埋扶著好幾支的槍桿，暗中對著他，只要他稍有動靜……。戰功彪炳聲震中外的「常勝大將軍」，其後卻被軟禁三十三年，只能以種植玫瑰花聊以自娛兼掩人耳目。

木柵動物園將阿妹做成了標本，特別闢了間紀念館，我看著牠肥厚飽滿的耳朵，下巴脖子大腿內側的皺褶，看不見接痕的象皮，四隻粗壯的腳，長長的象鼻，還有那雙眼睛，栩栩如生溫柔的眼睛，曾經見證過一個時代的眼睛。

這隻大象與孫立人的命運連結在一起，不知道牠是否還記得洪伯伯？曾經一起從緬甸叢林涉險到印度，然後千里跋涉到了廣州，因緣際會又搭乘輪船來到台灣。還有照片上那位十七歲的少年，我的父親，他的兩位同學，他們一起見證過這隻大象還不是林旺爺爺的從前，阿妹的浮島之南——高雄的歲月。

慶幸大象從不知人間險惡，行過千萬里路，最終在台灣安享福澤，守護著這座島嶼。紀念館外晴天悠悠，日照之下滿是人聲笑語，往事歷歷，此刻卻不禁溫柔起來，帶著些許憂傷。



高雄市立
歷史博物館

KAOHSIUNG
MUSEUM OF HISTORY